

南華真經註疏卷三十二之三十三

吳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二

三十三同卷

尺六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疏

雜篇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

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
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

疏趙惠王名何趙武靈王之子也好擊劍
之士養客三千好無厭足其國衰弊故諸
侯知其無道共相謀議欲將伐之也

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
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

疏悝趙太子名也厭患其父喜好干戈故
欲千金以募說士莊子大賢當能止劍也
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

尺六

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
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
子弗受悝尚何敢言

疏欲教我何事乃賜千金既見金多故問
太子曰聞莊子賢哲聖明故所以贈千金

以充從車之幣帛也

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劔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劔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劔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

疏髮亂如蓬鬢毛突出鐵為冠垂下露面

曼胡之纓謂屯項項抹額也短後之衣便
於武事瞋目怒眼勇者之容憤然寘其脅故
語聲難澀斯劍士之形服也

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
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
趨見王不拜

尺六

二

疏夫自得者內無懼心故不趨走也

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

疏汝欲用何術以教諫於我而使太子先
言於我乎

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
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
王大悅之曰天下无敵矣
疏其劍十步殺一人一去千里行不留住
銳快如是寧有敵乎

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
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

疏夫為劍者道也是以忘己虛心開通利
物感而後應機照物先莊子之用劍也

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

疏辭旨清遠感動王心故令休息屈就館舍待設劍戲然後邀延也

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數劍

疏敷斷也二十六試陳劍士使考教使斷以定勝

勞

莊子曰望之久矣

疏企望日久請早試之

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

可

疏御用也謂莊實可擊劍故問之

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
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
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
城為鋒齊岱為鏑

疏鋒劍端也鏑刃也燕谿在燕國石城塞
外山此地居北以為劍鋒齊國岱岳在東
為劍刃也

晉魏為脊周宋為鐔

䟽鐔環也晉魏二國近乎趙地故以為脊也周宋二國近南故以為環也

韓魏為鈇

䟽鈇把也韓魏二國在趙之西故以為把也

包以四夷裹以四時

䟽懷四夷以道德順四時以生花

繞以渤海帶以常山

䟽渤海滄州也常山北岳也造化之中以

山海鎮其地也

制以五行論以刑德

疏五行金木水火土刑刑罰德德化也以
此五行匡制區宇論其刑德以御群生
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

疏夫陰陽開闢春夏維持秋冬肅殺自然

尺六

四

之道也

此劍直之无前舉之无上按之无下運之无
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
下服矣

疏夫以道為劍則無所不包故上下旁通

莫能礙者浮雲地紀豈足言哉既以造化
為功故無不服也

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

疏夫才小聞大不相承領故芒然若涉海
失其所謂類魏惠王之聞韶樂也

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
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
為鐔以豪桀士為鈇此劍直之亦无前舉之
亦无上柔之亦无下運之亦无旁上法圓大
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

安四鄉

疏四鄉猶四方也夫能法象天地而知萬物之情謂諸侯所以為異也但能依用此劍而御于邦國亦宇內無敵

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无不賓

凡六

五

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

疏易以震卦為諸侯故雷霆為諸侯之劍也

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

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劔无異
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无所用於國事今大
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劔臣竊為大王
薄之

疏莊子雄辯冠絕古今故能說化趙王去
其所好而結會旨歸在於此矣

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

疏環繞也王覺已非深懷慚惡命莊子上
殿以展愧情繞食三周不能安坐氣急心
懣豈復能殮乎

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劔事已畢奏矣於是
文王不出宮三月劔士皆服斃其處也
疏不復受賞故恨而致死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二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三

郭

象

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

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

䟽緇黑也尼父游行天下讀講詩書時於
江濱休息林籟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
垂條又如帷幕故謂之緇帷之林也壇澤
中之高處也其處多杏謂之杏壇也琴者

和也可以和心養性故奏之

尺六

六

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鬢眉交白被髮揄袂行
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

曲終

䟽漁父越相范蠡也輔佐越王勾踐平吳

事訖乃乘扁舟游三江五湖變易姓名號
曰漁父即於原所逢者也既而汎海至齊
號曰鴟夷子至魯號曰白珪先生至陶號
曰朱公晦迹韜光隨時變化仍遺大夫種
書云揄揮也袂袖也原高平也距至也鬢
眉交白壽者之容散髮無冠野人之貌於
是遙望平原以手揮袂至子高陸維舟而
止拓頤抱膝以聽琴歌也
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止孔子曰彼何
為者也

疏詢問仲尼是何爵命之人

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

疏答云是魯國賢人君子也

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

疏問其族答云姓孔

客曰孔氏者何治也

疏又問孔氏以何法術修理其身

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

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

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

疏率性謙和服行聖迹修飾禮樂簡選人
倫忠誠事君化物齊等將欲利群品此孔
氏之心乎

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
與子貢曰非也

疏為是有茅土五等之君為是王侯輔佐
卿相乎皆答云非也

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
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
疏夫勞苦心形危忘真性偏行仁愛者去

本迢遰而分離於玄道也是以嗤笑徘徊
嗚呼歎之也

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
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
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

䟽拏撓也反走前進是虔敬之容也

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
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
之音以卒相丘也

䟽曩向也緒言餘論也卒終也相助也向

者先生有清言餘論丘不敏未識所由之
故竊聽下風庶承謦欬卒用此言助丘不
逮

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
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
聞至教敢不虛心

尺六

八

䟽嘻笑聲也丘少年已來脩學仁義逮乎
耆艾未聞至道所以恭謹虔恪虛心矣
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
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

疏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布自然之理也固
其然乎是以漁父大賢宣尼至聖賢聖相
感斯同聲相應也故釋吾之所有方外之
道經營子之所以方內之業

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
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
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无所陵

疏陵亦亂也夫人倫之事抑乃多端切要
而言無過此四者若四者守位乃教治盛
美若上下相冒則亂莫大焉是以百官各

司其職庶人自憂其務不相陵亂斯不易之道者也

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无序庶人之憂也

四疏田畝荒蕪屋室漏露追徵賦稅不相係

尺六

九

屬妻妾既失尊卑長幼曾無次序庶人之

憂患也

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

疏職任不勝物務不理百姓荒亂四民不

勤大夫之憂也

廷无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賦不美春
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
疏陪臣不忠苞茅不貢春秋盟會落朋倫
之後五等之憂也

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
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
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

䟽攘除也陰陽不調日時愆度兵戈荐起
萬物夭傷三公九卿之憂也

今子既上无君侯有司之勢而下无大臣職
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
多事乎

疏上非天子諸侯下非宰輔卿相而擅修
飾禮樂選擇人倫教化蒼生正齊群物乃

是多事之人

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
而事之謂之總

疏謂之

原本闕

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

疏彊進忠言人不采顧謂之佞也

希意導言謂之諂

疏希望前人意氣而導達其言斯諂也

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

疏苟且順物不簡是非謂之諛也

尺六

好言人之惡謂之讒

疏聞人之過好揚敗之

析交離親謂之賊

疏人有親情交故輒欲離而析之斯賊害

也

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

疏與已親者雖惡而舉與已疏者雖善而毀以斯詐偽好敗傷人可謂慝惡之人也

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

疏否惡也善惡二邊兩皆容納和顏悅色

偷拔其意之所欲隨而佞之斯險詖之人也

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

疏外則惑亂於百姓內則傷敗於一身是

以君子不與為友明明君不將為臣佐也
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
謂之叨

疏伺候安危經營大事變改之際建立功
名謂叨濫之人也

尺六

十一

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

疏事已獨擅自用陵人謂之貪也

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狼

疏有過不改聞諫彌增狼戾之人

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

疏物同乎已雖惡而善物異乎已雖善而惡謂之矜夸之人

此四患也能去八疵无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騅此四謗者何也

疏愀然慙竦貌也罹遭也丘無罪失而遭罹四謗未悟前旨故發此疑

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

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
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
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
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
於不免矣

疏留停仁義之間以招門徒伺察同異之
際以候機宜觀動靜之變晷其僥倖適受
與之度望著功名理好惡之情而是非堅
執和喜怒之節用為達道以已誨人矜矯
天性近於不免也

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无所累
矣

疏謹慎形體修守真性所有功名還歸人

物則物我俱全故無患累也

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

尺六

十二

註不能脩其身而求之他人者豈非疏外

乎

孔子愀然對首不語健於人也

疏自竦也

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

不誠不能動人

疏夫真者不偽精者不雜誠者不矯也故

矯情偽性者不能動於人也

故彊哭者雖悲不哀彊怒者雖嚴不威彊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

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

疏夫道無不在所在皆通故施於人倫有

此四事之義以列下文

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
疏貞者事之幹也故以功績為主飲酒陶
蕩性情故以樂為主是以功在其美故不
可一其事迹也

天六

十三

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
矣處喪以哀无問其禮矣
疏此覆釋前四義者也

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
然不可易也

疏節文之禮世俗為之真實之性稟乎大
素自然而然故不可改易也受於天也自
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

疏法効自然寶貴真道故不拘束於俗禮
也

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
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

疏恤憂也祿祿貴貌也愚迷之人反於聖
行不能法自然而造適貴道德而逍遙翻
復溺人事而憂慮滯囂塵而遷貿徇物無

厭故心恒不足也

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

疏惜孔子之雄才久迷情於聖迹耽人間
之淳偽不早聞於玄道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

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
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

疏尼父喜歡自嗟慶幸得逢漁父欣若登
天必其不耻訓誨尋當服勤驅役庶為門

人身稟教授問舍所在終學大道

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
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

疏從迷適悟為往也妙道真本也知分別
也若逢上智之士可與言於妙本若遇下
根之人不可語其玄極觀機吐照方乃無

尺六

十四

疵

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
緣葦間

疏戒約孔子令其勉勵延緣上蘆葦之間
重言去子殷勤訓勗也

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
聞挈音。而後敢乘。其或風波怒。土蓋葦草之間。
然。疏仲尼既見異人。告以至道。故仰之彌甚。
喜懼交懷。門人授綏。猶不顧。眄船遠。波定。
不聞橈響。方敢乘車。

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
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
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
今漁父杖挈。逆立而夫子曲腰磬折。言拜而
應。得无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

得此乎

疏天子萬乘諸侯千乘伉對也分處庭中
相對設禮位望相似无階降也仲尼遇天
子諸侯尚懷倨傲一逢漁父盡禮曲腰并
受言詞必拜而應漁父威嚴遂至於此孔

尺六

十五

丘重方外之道子路是方內之人故致驚
疑旁車而問也

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
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

疏湛著禮義時固久嗟其鄙拙故凭軾

歎之也

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

疏召由令前示其進趨夫遇長老不敬則失於禮儀見可貴不尊則心無仁愛若非至德之人則不能使人謙下謙下或不精誠則不造於玄極不仁不愛乃禍敗之基惜哉仲由專擅於此也

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註此篇言無江海而間者能下江海之士

也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蠕動之類咸得盡其所懷而窮理致命因所以為至人之道也疏由從也庶衆也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故知衆庶從道而生是以順而得者則生

而成逆而失者則死而敗物無貴賤道在
則尊漁父既其懷道孔子何能不敬邪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三

尺六



